

我的心
上的人



love



My
sweetheart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~ My ~
sweetheart

我的心 上的人

夜蔓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心上人 / 夜蔓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-7-5500-2813-5

I. ①我… II. ①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86808 号

我的心上人

WO DE XIN SHANG REN

夜蔓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出 品 人	李国靖
特约监制	夏 童
责任编辑	游灵通 程 玥
特约策划	凉小小
特约编辑	凉小小
封面设计	小茜设计
版式设计	王雨晨
封面绘图	玉 米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嘉业印刷厂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	10.5
字 数	210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813-5
定 价	36.00 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8-18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发行电话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
录
C
o
n
t
e
n
t
s



第一章	初出茅庐	001
第二章	初有改观	020
第三章	芳心暗许	052
第四章	英勇表白	081
第五章	温暖相依	119
第六章	命运相连	142

C o n t e n t s
目 录



第七章	真相大白	179
第八章	互见家长	228
第九章	出走他国	260
第十章	一生之约	309
番外	许家宝贝	327
	后记	330

第一章 初出茅庐

六月，在连续多个三十六七度的高温天后，宁城终于迎来了一场大暴雨，气温骤然降了好几度，带来了丝丝凉意。

雨下了一天，到了傍晚，依旧没有停下的意思。天色暗沉得可怕，正值下班时间，大家都等在大厦门口，犹豫着到底走还是不走。

“看来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。”

“等也不是办法。走吧，再不走就晚了。”

渐渐地有人等得不耐烦了，撑着伞冲进了雨里。

朝雨站在边上，伸手接着雨水，掌心沁凉。她出生那日天飘着细雨，爷爷为她取名朝雨。

朝，念cháo，有人会误听为cáo，而更多的人则叫她朝（zhāo）雨，他们以为她的名字出自那首诗：

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
其实不然。

二十分钟后，朝雨的车终于开到了雨花路。马路上的水已经淹没了车轮，雨砸在玻璃上，砰砰作响。前方设了警示标志，禁止通行，她停下车。

去年暴雨，雨花路段还发生过一起车祸，一死两伤。后来那边修了三个月的路，没想到今年一场暴雨，又淹水了。这已经是本月雨花路第二次发生积淹水。

朝雨百无聊赖地刷了一会儿微博，又看到某大学去年被淹的照片在网上疯传，如今那里成了汪洋大海。她不觉失笑，所以——论取名的重要性。

不长不久的等待后，她终于按捺不住，要下车看看。刚落地，水就淹到了她的小腿肚，走路很吃力。

七八个穿着橙色制服的男人在跑前跑后，一旁几个抽水泵正在紧张地工作。看来是地下水道堵了。这一处有几大住宅小区，要是不赶紧排水，明天可要遭殃了。朝雨又往前走了一些，打算拍几张照片，回去写材料用。这时候有个低沉有力的声音突然传来：“大家注意安全，加快速度。”

那声音又沉又硬，朝雨循声望过去，视线落在一个男人的背影上。男人拖着沉重的抽水带用力甩开：“是下水道堵了。徐逸和我下去，大熊你在上面接应，其他人继续。”字字清晰有力，沉着地布置任务。

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，夜色模糊，沉闷的空气里夹杂着浓郁的潮气。

朝雨盯着那个高大的背影，却每每只看到男人的侧脸。出于记者的职业敏感性，她又继续往前走去，这一次却被喝止了：“把她拖走。”男人的声音里透着几分不耐烦，眼底一片漆黑。

“是，许队。”

高瘦的男人蹚水而来：“这里危险，赶紧回去吧。”

朝雨怔忡，从实习开始，她去过比这还要危险的现场。

她表明身份：“我是晨报记者。这里的积水大概什么时候能好？”

“我们正在全力抢修。”

远处男人又喊了一声徐逸的名字，声音冷冽冻人。

“时间紧急，我去干活。”

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，朝雨盯着他笔直的背脊，那个男人浑身散发着一股慑人的气势。

朝雨连连点头：“打扰。”

朝雨回到了车上，又等了一个小时，水位下去了四厘米。

每每下雨宁城都要被淹，是天灾还是人祸？

朝雨想到去年她刚实习那会儿，宁城遭遇了一场百年难遇的大暴雨。雨下了大半个月，城市多处路段被淹，甚至出现下“瀑布”的情景，有的小区一楼的住户家里都被淹了一半。月初，宁城下了一个月的雨，老问题随之而来。她感慨之余在微博上写了一篇文章——雨季淹水谁之责任？

“我们每年都在说防汛，路也在维修，为什么城市地下通道的问题每年都解决不了？所谓的城市水利规划，到底有没有落实到点？我们的相关部门又做了什么？”

相关部门是谁？不言而喻。

朝雨是宁大新闻专业毕业的，读书期间就申请了微博号，微博名“空山新雨”。她平时喜欢发布一些宁城资讯、吃喝玩乐，兼顾社会热点问题，目前有六十多万粉丝。

这篇文章发出去没多久，便得到了大量的转发、评论，引发了同城人的感慨与气愤。不少网民还跑到相关部门的公众微博号下面留言，一番唇枪舌剑。最后这条微博达到了五千多的转发量，也算是火了一把。结果第二天，因为这条微博，她一到办公室就被领导找去谈话。领导一番评论教育，让她立刻删除微博。然而这事并没有结束，朝雨还必须去水务局道歉。

夜，归于平静，雨渐渐小了，雨花路的地下水道终于畅通了，积水慢慢散去。

“许队，去喝一杯。”

许博衍抹一把脸上的水，扬了扬眉眼，卸下了刚刚的严肃：“不了，我先回去。”

他脱了沾着泥水的制服，随手把衣服搭在肩头，里面的白色背心早已湿透，背心贴在身上，肌肉结实。

许博衍步履坚实地上了停在一旁的越野车，瞥了一眼右前方。是刚刚那个记者，车窗开着，音乐缓缓流泄而出。女孩子闭着眼，似乎睡着了。

许博衍走过去，轻轻敲了敲车窗。朝雨被惊醒，侧着脸望着他，双眼迷蒙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许博衍开口：“积水已经下去了，车可以开了。”撂下这句话，他转身便走。

朝雨辨别出这个声音正是刚刚那个队长发出的。她看着他的背影，轻轻说了一句：“辛苦了。”

他的背影高大冷峻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她说的话。

周三，朝雨去水务局道歉。

报社领导让她和防汛大队的许博衍好好聊聊。一则是为微博的事道歉，二则加深双方关系，方便日后合作。她查过许博衍的资料，他二十八岁，宁城人，水利系统青年专家。他在珞城生活了十来年，去年因参与珞城防汛有功被破格提拔。今年六月初回到宁城，现在水务局防汛大队任职。

非常漂亮的简历，只是不知道真人到底如何。

朝雨早早地到了水务局，在门口登记后进了大楼。

她先去了八楼，在走廊徘徊时，不确定是803还是813，幸好有人来了。

一个身材颀长的男人，穿着白T恤黑色休闲裤，尽管只是普通的休闲装，还是将他的身形衬得挺拔俊朗。是他，那晚她见到的那个人。她迎面走到他面前：“不好意思，请问许博衍许队长的办公室是哪间？”

男人眉目深刻，五官满是英气。他停下脚步，目光落在她的身上，停顿了几秒。

走廊归于安静，空气中泛着淡淡的雨后青草味。

“你找他有事？”他的声音有些沙哑。

朝雨重重地点点头。眼前的男人比她要高半个头，留着板寸头，小麦色的肌肤，整个人神采奕奕，一双单眼皮，眼睛看着她的时候有种说不出的味道。

朝雨扬起一抹无奈的笑容：“我是晨报记者朝雨，找他有点事。”

男人指了指前方的走廊，抬脚往前走去。朝雨跟上他的步伐：“他还没来吗？”男人抿着嘴角。

朝雨叹了一口气：“我是来给他道歉的。”

“道歉？”男人重复着这两个字，扬起眉眼，视线再次落在朝雨脸上，那双黑白分明的眸底明显是不甘心。

“月初，我写了一篇文章……领导让我找他学习一下。”

他思索了一瞬，似是了然地应了一声，有什么从他的眸底蔓延开。这件事他前两天听说过，这年头敢写的记者都是正气凛然的，只是眼前这个眉眼温和的小姑娘看着乖巧得很。

“请问他一般几点到？”

他立在她面前，冲她微微一笑：“我就是许博衍。”

朝雨哑然。

许博衍眼神笔直地望向她，眉目舒展开来。女孩子一副窘迫的样子，和

刚刚喋喋不休的那副模样完全判若两人。

两人静默地看着对方。

朝雨迟疑了片刻，终于找回理智。她咬了一下嘴唇，声音弱了几分：“许队……微博的事我很抱歉，我的本意并非找你们麻烦。”

“唔。”只给了她一个字，他便转身走了，步伐不紧不慢。

朝雨留在原地一会儿，接下来她该怎么办，厚着脸皮再去解释吗？昨晚她怎么就没认出是他呢！现在要怎么办？

眼见着许博衍进了813的办公室，朝雨琢磨着，他刚刚那个“唔”什么意思？是接受她的道歉了吗？

她艰难地来到办公室门口，门没关，他正在换衣服，光裸着上半身，胸肌、腹肌、马甲线……腰线劲窄，线条有力。朝雨立马捂住了眼睛，心脏瞬间扑通扑通地跳动着。那是练过才有的肌肉吧，结实有力，胸膛宽阔。

“看够了吗？”许博衍一边扣着纽扣，一边往她面前走，到她面前时已扣好了胸口最后一颗扣子。

朝雨眼睛不敢看他，小声嘀咕着：“你怎么换衣服都不关门！”他的气息随着空气涌进她的鼻端，她闻到了淡淡的烟草味。

他眯着眼，眼神轻飘飘地落在她脸上：“我怎么知道会有有人在门口偷窥我。”

“你！”朝雨气呼呼地低下头，目光落在他脚上那双黑色运动鞋上，“我是来道歉的。”

许博衍睨了她一眼，说道：“回去写一封道歉信，后天给我。明天我不在局里。”

朝雨瞪着他：“道歉信？”

“你没听错，手写。”

朝雨咬牙。

他扬起眉眼，视线再次落在朝雨脸上，她那双黑白分明的眸子明显是不甘心。

他又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朝雨心里很不满，却敢怒不敢言，咬牙报出自己的名字：“朝雨。”

许博衍念了一遍：“曹雨。”

一个小时后，朝雨回到了报社。

对面桌的宁珊一脸激动地来到她座位边上：“你怎么没给我回信息啊？怎么样，见到本人了吗？人怎么样，是不是帅爆了？”

朝雨长吁了一口气，摇摇头：“一张扑克脸。”

宁珊猜到她此行肯定不顺：“被人冷冻了？”

比冷冻还可怕！许博衍这个人吧，怎么说好呢？明明一身正气，偏偏这正气里又隐约有着两分坏。

“他让我写封道歉信。”

宁珊一脸错愕，随即笑起来：“不是吧？什么年代了还写道歉信？你不是在诓我吧？”

“我也希望这一切是假的。”

“看来你真把人给得罪了。许博衍是上面千方百计请回来的，水务局联合几个部门成立了特别行动队，他是空降的队长，是现在的大红人！”宁珊竖起大拇指。

朝雨心酸不已，她哪里知道自己一时愤慨写的文章会带来如此轩然大波，给自己惹来这样的麻烦。

“那你真准备写？”

朝雨眨眨眼：“不写！我就不信，我不写他能来找我啊？”

“他找不找你我不知道，但主任肯定是要找你的。”宁珊指着主任的办公室，“高主任说你来了就去见他。”

朝雨翻翻眼皮。

宁珊点头：“祝你好运。”

朝雨咬牙来到主任办公室。高主任一看到她，表情变了又变：“回来了！”

朝雨：“嗯。”

高主任：“见到许博衍了？怎么说的？”

朝雨心虚：“还行。”

高主任不禁摇摇头：“以后做事三思而后行，不然会吃亏的。这次也是给你一个教训。”朝雨忙不迭地点头。

“让你去见许博衍，也是先让你们熟悉一下。上面决定下个月做一版汛期专刊，配合水务局做好宣传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，要找许博衍？”

“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。小许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水务局挖他回来可是费了不少劲。”

办公室开着空调，不知道是不是温度调得太低，朝雨感到阵阵发冷。

高主任提到许博衍，脸上带着含蓄的笑意：“小许这个人沉稳内敛，各方面条件都不错。我们就把他当主打明星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”

朝雨：“……”

这事就这样尘埃落定了，朝雨垂头丧气地走出来。

宁珊一直在观望情况，立马打探道：“主任说什么了？”

朝雨：“怎么办？许博衍不來找我，我得去找他了。”

宁珊扑哧笑了：“要不写封道歉信吧。小女子能屈能伸，不会吃亏的。”

朝雨：“士可杀不可辱！有没有更好的办法？”

宁珊努力地想了想，压着声音道：“要不你去送点礼吧？”

“送什么？”

“送钱最实在。”

真是馊主意！朝雨眉心直跳：“我怕被抓，到时候你只能去牢里见我了。”

午后，朝雨坐在办公桌前，面前摆着信纸、信封。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洒在她的肩头，留下一片金灿灿的光泽。她托着下巴，想着采访的事，心里一遍一遍地念着许博衍的名字，笔尖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。

许博衍……一共二十七画。

“博衍”出自《楚辞》，原句是：“音乐博衍无终极兮，焉乃逝以徘徊。”给他取名的人一定博学多才，然而，此名和他的人完全不是一个画风。

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从桌上拿下一本小册子，眸光瞬间闪了闪。不就是道歉吗？她的嘴角闪过一抹狡黠的笑容。忽然她又想到了那结实的肌肉，在清晨的空气里肆意散发着撩人的荷尔蒙。她的脸越来越热，心情复杂难言，最后拍拍脸。

第三天，朝雨还是硬着头皮去了水务局，这次门卫师傅直接放行。朝雨问了一句：“不要登记吗？”

师傅摆摆手：“你不就是前天来找许博衍那小子的姑娘吗？”朝雨心想，

师傅的记性真好。

办公室的门开着，里面传来几个男人说话的声音，她抬手象征性地敲了几下门。里面的人停止交谈，目光齐齐看向她，明显愣住了。

徐逸和大熊异口同声道：“是你！”

朝雨微微一笑，握紧了手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有些紧张，掌心都沁出了汗：“打扰了，我找许队有点工作上的事。”

许博衍坐在椅子上，勾着嘴角看着她，面容带着几分冷峻。

徐逸和大熊相互看了一眼：“那个，你们聊。”出去的时候，两人善良地帮他们把门拉上了。

朝雨：“……”谢谢你们的体贴！

她咽了咽口水：“许队……”

许博衍：“曹小姐是来送道歉信的？”

朝雨心虚地转开话题：“许队，高主任让我过来和你谈谈专栏采访的事。”

在来的路上，她有过几个设想，她觉得许博衍让她写道歉信可能是随口一说，谁会那么无聊啊，而且距离那条微博已经过去半个月了。现在看来，他真的很无聊。

许博衍眯了眯眼，冷冷地回道：“抱歉，我不接受任何采访。”

没有想到他这么直接，朝雨看着他的眸子：“为什么？”

许博衍失笑，笑容短暂：“没有为什么。”

“这是为了工作，不是针对你私人的采访。”

“这是你的工作，我的工作安排里没有这项。”

朝雨瞪大双眼——what？

她抿着唇角，双眸明亮：“他们说你是水利专家，我们报刊这次的专栏就是为了普及防汛知识，如果大家能看到更专业的知识，不是一件好事吗？说不定因此还能救人。俗话说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！”

许博衍一言不发，那双眸子深邃如井。

朝雨执拗地站在他面前，表情坚持，声音清和：“微博的事我没有针对谁，当时只是一时感慨——如果我们的水利设施、排水设施能够完善，就不会有那些积淹水了，也不会有人因此丢了性命……你知道吗？去年夏天，有人因为暴雨丢了命。”

许博衍站起身，和她面对面站着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。她说话的时候嘴巴气鼓鼓的，语气里有些憋屈。

两人目光相撞。许博衍的面色依旧冷峻严肃，只是似乎还掺杂着细微的变化，眼底深处暗藏着几分笑意：“我以为你是来送道歉信的。”道歉没有，意见倒是一大堆。

朝雨用力地咬牙，眼睛盯着他，坚定不退缩：“许队，我一直很疑惑，为什么雨污工程不断，可是每年城市都会出现多处积淹水？我那条微博真的写错了吗？”

真是人小胆大！许博衍没有训斥，睨了她一眼，凉凉地说道：“错不错不是用眼睛评论的。”他似笑非笑，眼神似乎有透着锐利，“你说呢？”

办公室关着门，朝雨有些呼吸困难，她下意识地退后一步，心脏跳动骤然加速。她不吭声，脸上却写着坚持。在一分钟的对峙中，她最终败下阵来。她慢吞吞地从包里翻出一个信封，用力捏着，最后双手郑重地奉上。

许博衍迟疑了几秒，扫了一眼，她的手指很白，十指纤细。他接过去，那是一个厚厚的牛皮纸复古信封，一角已经被她捏得皱皱巴巴。许博衍那张冷硬的面庞稍稍动容，没有答应，却也没有拒绝。

朝雨顺势说道：“那你答应专访了吗？”

许博衍突然转身，朝雨以为他又要拒绝自己，紧张地往前一动，手腕正好不偏不倚地带倒了桌上那盆多肉植物。绿色的小植物顿时断成两截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杆。朝雨的手哆嗦了一下，她慌乱地捡起多肉，拿在手里，左右不是。这……怎么办啊？

许博衍双眸凝视着她，似在等她的说法，气氛微微尴尬。

“我听说，把多肉的叶子插在土里会长出新的多肉。你要不要试试？”

许博衍闲闲地看着她。

朝雨咽了咽口水：“好像也不一定能活，下次我赔你一盆新的——这个叫什么？”

“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朋友送的。”

朝雨的手僵在空中动弹不得，一咬牙：“那你要我赔多少钱？”

许博衍凉凉地回道：“千金难买。”

朝雨拿着半截多肉，郁闷地离开了。

一分钟后，徐逸和大熊冲了进来，徐逸笑得贼兮兮的：“许队，我看到小记者走了，你们吵架了？哟，殃及了多肉！”

许博衍顺势把花盆搁在窗台上，目光微微停驻了片刻。

大熊瞄到桌上的信封，刚准备伸手拿过来，却被许博衍先一步收走了。

大熊苦着脸：“我们就是好奇嘛！这里面是情书？看这厚度，写了好几张纸啊！”

徐逸猜想：“小记者来贿赂你了？”

许博衍看着两人，问道：“防汛方案做好了？”

两人连连退后：“我们明白，立马走人！回见！”

办公室又剩下许博衍一人。他静默片刻，慢慢打开信封，里面竟是一本宣传册——《如何提高城市雨污分流改造》。他的脸色登时一变，嘴角浮出一抹笑意——不错。让他多学习是吧？呵，他竟然被骗了，被一个小丫头耍了！

他的目光落在小册子上，册子正面用红笔画了两颗连在一起的爱心。许博衍怎么会不明白她的意思？她是在暗讽他要有爱心吧。他眯起了眼，眸光凛然。他随意翻了几页册子，这方案早就过时了。他扯了扯嘴角，搁下册子，里面突然飘出一张一百元纸币。许博衍拿在手中，凝思片刻，这是贿赂？

他摸出烟盒，点了一根烟，嘴角含着烟，陷入了凝思中。

抽完烟，许博衍来到局长办公室，周局看到他，脸上是藏不住的笑意：“坐吧。这几天还习惯吗？”

他点头，直接开口：“那个专访，我答应你。”

“你不去，我正头疼找谁呢。怎么又突然答应了？”

许博衍扯了扯嘴角：“受人之托。”

周局诧异，哈哈大笑起来，拍拍他的肩：“不知道是什么人？”

许博衍慢悠悠道：“前些日子微博批我们工作不力的博主。”

周局笑容凝住了，尴尬地摇摇头：“现在的孩子，言论太不负责啊！博衍，你要好好给她做做思想工作。”

许博衍抿了一下唇角：“有机会的话。”

朝雨是哼着歌回去的——

把你的心，我的心，串一串

串一株幸运草，串一个同心圆

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

趁青春做个伴

.....

回到报社，朝雨刚坐下来，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，第六感让她隐隐有些不好的预感。

她慢吞吞地接通：“喂！”

“曹雨，是我，许博衍。”低沉有力的嗓音，是他。

朝雨咽了咽口水：“许队，我不叫曹雨……”

许博衍默了几秒。

朝雨抿嘴一笑：“许队，我姓朝，朝廷的朝，不是曹。”

所以先前她是故意不纠正他。许博衍挑了挑嘴角，开口道：“朝雨——”他字正腔圆地念了一遍她的名字。朝雨肃然站直，定在那儿一动不动，像是被老师点名，意识都跟着他走了。

“我答应你的采访。”他已经平静了下来，语气里不带丝毫情绪。

朝雨啊了一声，许博衍声音是一贯的冷硬：“下周我有时间。”

朝雨的声音满是窃喜：“好。”小册子这么好使啊？那可是她专门搜集的资料。

许博衍幽幽地说道：“朝记者，不知道那一百块钱是何用意？如果是想贿赂我，我必须要向组织反映一下。”

朝雨：“什么一百块？”

许博衍轻笑：“你在册子里夹了一百块钱。”

朝雨：“……那是我不小心夹进去的。”

许博衍：“是吗？”

朝雨：“许队，你听我解释。”

许博衍：“抱歉，我现在有个会要开。”电话被挂断了。

朝雨：“……”

第二天，朝雨的右眼皮直跳。在楼下，她碰到买早饭的宁珊。

宁珊问：“鸡肉卷买一送一，你要吗？”

朝雨睨了一眼鸡肉卷：“都是打激素的鸡，你少吃一点。”

宁珊：“……”真想把鸡肉卷扔她脸上。鸡肉卷得罪你了，你以前吃得不是挺开心的吗？

见她气色不好，宁珊问道：“还在烦采访的事啊？后来你写了道歉信了？”

“我送了秘密武器。”

“什么啊？”

“雨污分流的小册子啊。”

“你真好意思啊，鲁班门前弄大斧。”

“可他答应我的采访了，可见小册子还是有用的。他一定是看了小册子，知道自己的不足了。”

两人一起进了大楼。

八点半，高主任气冲冲地来了，如同席卷而来的龙卷风：“朝雨，到我办公室来！”

朝雨心头一颤，脸色瞬间一白。

“关门！”主任瞪着她，“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啊，敢贿赂公务人员！”

朝雨咬着唇，身体僵硬。

主任重重地拍了一下桌面：“你知不知道这么做是违法的？”

朝雨一脸惶恐：“主任，我就送了一本小册子。”

主任：“可是册子里夹了一百块！让你道个歉就那么困难？”

朝雨感到难以置信：“他冤枉我！我没送一百块。”

“可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。现在这个情况有多严重，你知道吗？”高主任叹了一口气，“你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——许博衍就差你那一百块钱？在你眼里，他就那么穷吗？”

朝雨：“……”

“你怎么想出的这个蠢主意？”

朝雨委屈不语。

主任冷笑一声：“三千字检讨！另外留岗查看！”

朝雨拧着眉：“主任，我真没放钱！我要贿赂他怎么可能就送一百块？”

主任摆摆手：“朝雨，你现在不是在学校，你现在是一个社会人了。进